春秋疑問

春秋疑問卷之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繼體之正者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虛朾之盟全爲此而設楚取宋邑居宋叛人極爲可惡今晉連師圍彭城討魚石諸叛臣是爲義舉不獨書圍彭城書圍宋彭城抑強夷黜叛人全在

宋之一字是夫子特筆
彭城已爲楚有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書曰圍宋
彭城虎牢鄭所取于虢者中國城之以抗楚不書
曰城鄭虎牢或追書宋一字或削去鄭一字煞皆
有大意在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鄫
鄭棄晉從楚且助楚取彭城納魚石等以逼宋其
罪甚矣悼既禽五大夫但命偏師往討鄭罪而不
動東諸侯之師唯使次于鄫震懾鄭心備楚師之

至其得行師之體故詳書之冊以示予

盟虛朾有崔杼圍彭城杼不至茲杼至又益杞人

豈聞風而來者接踵耶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憤宋復彭城且欲退諸侯之師以援鄭故釋憾

于宋而攻其所必救也然師出無名而其氣不振

故書侵以示貶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始朝嗣君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俱聘新君之立

諸侯初立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獨不聞天王之訃耶春秋於王崩後書朝書聘則朝者聘者與受之者皆有罪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稱師稱伐非伸其氣也懲其從楚令動大衆以自戕中國耳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寗殖侵鄭

鄭雖有罪然喪不宜伐故書師書侵示貶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此謀鄭也然獨不恤其喪乎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論理不宜乘鄭喪以爲謀然論當時事勢近楚舒庸等小國楚已吞噬無遺日在窺伺中原若陳若蔡若許皆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内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險以爲守則楚越鄭而東蹂踐中原之境其害有不可言者故諸侯之大夫不得已爲城虎牢計虎牢原屬東虢鄭滅虢爲制邑故削鄭不書見此關天下之險要非鄭之所宜有也

自平時論城虎牢爲無策自當日論城虎牢爲上策所謂急則治其標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據左傳申爲右司馬受賂外國以偪子重子辛故楚人殺之然以畏偪故殺之而不明正其罪非體也故與以累上之辭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非無事之國也不能入中國則窺東吳矣然不知其所執者何辭也春秋但志其時事耳

公如晉

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
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

公至自晉

如晉及盟而歸故書其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鷄澤

據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則其
會諸侯尊王室也故假王官以爲重耳春秋上書

公會單子晉侯云云下書己未同盟于鷄澤其褒貶之義自著

當時諸侯同畏楚氛且聞晉悼初政故悉來與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向屬役于楚今聞鄭從晉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此本非召而來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後至無盟可也此諸侯之大夫與袁僑盟雖受命于君與溴梁大夫自為盟者異然終是大夫多此一盟非政體之所宜也

秋公至自會
會且盟焉而至宜書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鄭服陳自來陳也許將自至矣何必帥師爲伐哉
唯帥師爲伐此叛者之不至而來者之復攜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據左傳報知武子之聘然去年公已如晉矣何俟
復報哉高氏曰且爲鄫世子故是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楚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如晉聽政且請屬鄫即有母喪勿顧焉非禮也

陳人圍頓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向畏楚不敢討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爲楚間故圍之然不思楚方怒已之從晉也而我復圍頓以益其怒楚肯偃然而已耶甲兵之禍從此起矣此于鄬之會之不免于逃歸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時年纔七歲耳而奔走道路可危也故如晉如會皆書至以危之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自輸平來盟後未聞聘使之及也今以鷄澤之會來聘可以見晉悼之威諸侯之睦矣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按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蓋魯欲借助于鄫以事晉鄫大子亦欲依魯以自立皆不得已之計也觀後來魯告絕鄫而鄫爲莒成則當日

之事可知矣此志其如晉爲下莒人滅鄫起
看此書法鄫世子巫受命于魯藉以植國也後竟
不能存爲莒所滅安用此如晉爲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
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
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之自來足矣至使魯衛
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爲蠻吳屈此二大
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討陳叛歸罪于壬夫殺之非當也故書法如此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

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爲會而吴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吴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不書盟者爲晉諱也吴晉之盟春秋所不與也

公至自會

公年尚幼有會則謹至之

冬戍陳

戍陳非獨一魯也在會諸侯皆受命還國遣戍此特記魯事耳與僖二年城楚丘書法同戍陳即城虎牢意皆一時不得已之計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壬夫以陳叛得罪故貞帥師爲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諸侯既戍陳爲楚所伐相率往救是義舉也春秋予之故各書其爵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從實以書其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於魯宣之立不能無罪然相三君而無私積誠可謂忠於公室者也不得例以季氏議之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據左傳華弱之奔不爲無罪然宋亦失刑也魯曷以受之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據經文鄫原有世子巫在此稱滅者必莒人去世子巫及其族而立其所自出也恐非穀梁子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之說敢詳辯于左

按鄫世子巫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杞出鄫後夫人莒女也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故鄫世子巫託于魯魯命叔孫豹與如晉耳既魯謂鄫爲不利而辭之鄫世子無所依爲莒所滅故謂莒人因

鄫子欲立外孫故助之力去世子巫立其所自出滅其宗祀可也謂鄫子以莒人之子爲後云莒人滅鄫非也左傳鄫恃賂也一句自分曉蓋鄫世子託魯必有賂不意魯不終其託爲莒人所滅耳學者但由左傳恃賂一語細繹七年叔孫豹鄫世子如晉書法則當時莒鄫之事如在目前矣如穀梁之說則鄫世子當何着落且謂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則經當以鄫子自滅爲文此莒人二字又何着落耶愚敢竊訂正以質高明

如謂鄫非莒人所滅何八年夏莒以疆鄫田伐我

東鄙耶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晉以鄫故討魯不討莒魯命卿如晉謝亡鄫不爲鄫請討莒當日事可知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不一而足至是竟滅之書以著其惡

七年春郯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始朝公也

城費

當時知有季氏不知有公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其城費也若以爲公事然是可嘆已經故書城費以別于城郎城中丘者

秋季孫宿如衛

報聘且辭謝緩報非貳也當時邦交之禮亦煩矣哉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來聘不宜盟也當時蓋習爲故事耳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前歲伐今又圍惡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此專爲救陳而會無奈陳逼于楚而逃歸不成其救然晉悼安攘之志不可泯也故經備書其所爲會者所爲逃者于册使讀春秋者可考見荊楚猾

夏之強陳侯震懾棄華之罪耳而或者併罪晉悼安攘之怠愚不敢以爲信也敢問高明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卒未有不書名者鄭伯來赴于鄬之會已出國都至鄵而疾卒既不可書卒于會又不可書卒于國自然應書卒于鄵傳春秋者無端捏出一意來謂出諸大夫之弒春秋爲諱而書卒于鄵且曰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是棄禮義爲外夷之民以中國之君見弒于外夷之民聖人傷之甚懼之甚

故變文書法若此嗟乎以貴禮義中國之君為外夷之民所弒而尚可沒其實而不討則春秋於蠻夷之猾夏者何誅廬陵李氏引趙子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為覺頑本非見弒者其說眞為有見敢據此為訂

鄭伯適晉不禮適楚不禮之事愚不敢謂其無唯使賊弒而以瘧赴則不敢信其有蓋愚所信者經也經書卒不書弒也愚所信者理也未有實弒而經書卒于鄵見其弒而隱之也

陳侯逃歸

自陳侯當日論爲楚所嚇恐似出無奈然國君宜知自擇尤宜知自立已擇從中國方在合諸侯爲援救而可效匹夫逃歸之行乎書之冊蓋所以深著譏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凡四朝晉矣自是晉悼定朝聘之數于邢丘非魯往聽朝聘之數也要認明白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何爲此師也豈將求媚于晉耶抑侵蔡致楚可

告絕于晉耶皆不可曉故書人書侵書獲以著其
罪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以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

晉侯此會總是欲不煩諸侯故魯君在晉而不與鄭伯偶來獻蔡捷乃與其會耳然要知委會于大夫是苟且之政不足訓也故列國大夫皆書人獨書季孫宿者正見魯大夫之與此會也然人諸國

之大夫則人宿可知已

公至自會

逾時在晉故書其至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鄫晉不加討魯不請討反以疆鄫田伐我東鄙惡甚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前年伐陳圍陳今又伐鄭楚貞之惡甚矣然貞不足罪獨恨鄭因此伐又背晉與楚平耳

晉侯使士匄來聘

據左傳拜公之辱且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來告書且鄰國有災本國所宜軫省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十六年寫僑如故徙居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文姜別謚穆姜亦別謚其行同其別謚亦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上書公子貞帥師伐鄭鄭已服楚矣於是晉約諸侯之師伐鄭鄭人請成即與同盟于戲極得善勝之道春秋予之

齊桓次陘之伐在服楚晉文城濮之戰在勝楚晉悼數為伐鄭之師在敝楚蓋楚非無事之國也唯使其疲于奔命乃稍休息耳其時不同而所以制之者亦異出于不得已耳

楚子伐鄭

汪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彊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爲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爲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

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據左傳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封宋向戌及滅偪陽與向戌戌辭不受乃予宋則宋非汲汲於此者何以滅爲有曰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若爾則是在懷柔撫鎮之耳又何以滅爲豈以此或爲楚所窺得之而吳晉之道終不可通耶然以理論寧吳楚之道不通而終不可以無故滅人之國也書遂滅偪陽于會柤之下吾不能爲晉悼解矣齊桓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執曹伯逐衛侯霸者大抵如

此此孟子謂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會

公不與滅偪陽事故但書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曰以宋公受偪陽故是也鄭背華即夷且助夷伐宋經次鄭公孫輒于楚公子貞下蓋貶鄭爲楚屬輒爲貞役也

晉師伐秦

報九年之役也然宋方受楚鄭之伐胡不移此師爲救耶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與我屢同晉盟前年彊鄫田伐我東鄙今又乘間加兵于我其無忌憚如此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去年盟于戲鄭已服矣而楚子來伐鄭復與楚平晉悼因是會吳于柤絕楚之援而後約諸侯伐鄭誓必讋服而後止故一伐不已再伐不已以至于三得鄭爲蕭魚之會而中國免干戈之患二十餘年其行師甚有次第其作事甚有結果而其於中

國之控御夷狄也甚有規模世稱晉悼三駕媲美
召陵不誣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鄭從楚以勞中國統出公子騑之謀而發與輒唯
騑是從上慢下暴致盜之伐書曰盜殺鄭公子騑
公子發公孫輒不獨罪羣不逞之徒蓋深著三大
夫之罪宜爲盜所殺爲當官失職者之明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二年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非他謂鄭逼于楚唯
城此以爲守可以禦楚可以得鄭耳是以三年鷄

澤之盟鄭伯來赴五年于戚之會救陳之師七年于鄬之會八年邢丘之會鄭伯皆無不在盖鄭知此虎牢可守自戍以拒楚故得息肩數年也唯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不能支將玉帛以待強者晉于是爲伐鄭之舉及鄭來盟于戲而楚又伐之莫可誰何故一面通吳集黨以爲援一面連約諸侯以爲伐而又勤兵爲戍虎牢計其戍虎牢而繫之鄭者蓋前此爲鄭城虎牢鄭即來服而戍守是中國共爲捍禦事不必書鄭以爲别令鄭棄城以從楚晉合諸侯共守之不得不曰戍鄭虎牢耳

觀下文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知鄭不能守且棄之令諸侯爲戍以扼其衝鄭不得通楚之援此楚之所爲救也此等書法統是責鄭有險不守唯楚之恃爲可罪耳讀者不察但泥凡救皆善之例謂虎牢繫之鄭者原係鄭之分地非列國所得專也而反罪戍之者之爲不義則何不通前後經文細繹之以察當時之情事而但執臆見以失夫子特書之大旨哉敢訂正以質高明

戍鄭虎牢扼其險要以間絕其黨援是伐鄭一大緊關處

公至自伐鄭
此雖未服鄭而以伐鄭出故若此書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創始曰作恐非魯舊也考僖公時詩頌公車千乘
公徒三萬則車徒俱屬諸公無所謂三軍之稱也
今季孫宿主議創立三軍之制三家各征其一權
不屬公故書法下作之一字耳子曰政逮於大夫
正是此等制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據左傳鄭已欲服晉矣唯是外從楚令伐宋激晉之怒待晉至而楚不能敵然後可固與晉也然既知楚弱于晉亦速從之耳何必若此之用詭哉春秋書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蓋深罪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以前伐未得志且鄭復侵宋故會諸侯再伐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當時十二國伐鄭未服晉侯恐其志之或渝故同盟以申結之非必鄭服稱同盟也如鄭已服而就

盟何即從楚子伐宋耶啖子謂此盟上言十二國
鄭未服而諸侯自爲盟也似與下文公至自伐鄭
合
此盟詞中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數語甚
足動人其後鄭卒來服豈亦聞此盟語耶
楚子鄭伯伐宋
夏止鄭大夫侵宋今鄭伯從楚子伐宋雖非其情
然其事不應若是也故斥言其人以示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書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伐鄭書會于蕭魚書公至自會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書秦人伐鄭則知鄭服于晉矣蓋晉悼之伐鄭雖臨之以威而實感之以信是以其來服也但禮其因而歸納斥堠禁侵掠而盟誓有所不立使鄭心服而無貳如是餘二十年此是伯者之大駕馭處世稱晉悼之三駕足追乎召陵有以哉

觀此蕭魚之會不以盟誓爲信可證前亳北之盟固與諸侯同而鄭所未與也

自鄭人侵蔡後晉楚爭鄭凡數年晉用知罃之謀

但聲言伐鄭而未嘗加兵于楚使楚自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其庶幾召陵之師乎故春秋特書蕭魚之會以深子之

嘗觀晉悼之霸莫善於蕭魚之會矣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然以楚審方強子囊爲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是故論晉之制楚者云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信夫

公至自會

會尋伐鄭而鄭已服故不至自伐鄭而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絶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于是堅從晉矣

冬秦人伐晉

秦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非義也故稱人以伐

十有二年春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莒人間歲伐我今且圍我邑不可無救台之師但

受命救台而遂入鄆則季孫之專爲可惡耳
魯之弱也外竭於修朝聘從征伐而内齮於三家之攘取此雖以莒小國數加侵伐于我也季孫宿帥師救台其事似公然實取鄆以爲已有是更益魯之弱也故書遂以嚴其誅
文十三年城鄆矣魯不能守爲邾所有故復取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此拜代鄭師也晉悼服鄭制楚而聘謝與國可謂善持勝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此同秦人來報晉之取鄭也經削秦而書侵意可知矣

公如晉

親往拜士魴聘禮亦過矣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以一拜聘往晉竟闕朝正之禮書至示譏

夏取邿

取邿未必爲義且恐非入於公家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甯亦思横行中國矣唯大困于鄢陵而再扼于
三駕故終不能逞耳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巳城防矣今又城之葢臧武仲始受
邑也書以示譏然會向以後晉悼卒齊先叛而侵
魯則此防之城也其亦豫爲疆事之備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人于向
成十五年晉合諸大夫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晉侯

合諸侯會吳于柤皆欲親吳以制楚也今傳稱吳告敗于晉此必以晉故爲楚所敗耳故晉大夫合諸大夫與會于向焉然魯國乃使二卿晉士匄以下唯書鄭公孫蠆餘皆書人而吳亦進稱人豈以崔杼華閱北宮括等皆慢不攝故貶以督率獎成伯功耶抑謂吳可進而罪諸大夫不宜若是其不攝耶晉與吳會從此止其或由此故也歟或曰會吳于向謀伐秦也照下文伐秦看甚有理蓋是時秦與楚合伐秦亦所以攘楚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一年經書秦從楚伐鄭十二年秦從楚侵宋經削不書然不可不一懲也故爲是師然經但書伐秦而不計其成功與否自此秦不復窺中國焉未必非此一伐之力也

諸大夫或書名或書人左傳以情懾二字正之趙氏云按經意以事之邪正爲褒貶不爲其小小斡舉惰怠生文然邪正無可爲考也姑從左氏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之奔雖有所以自取然實為孫林父所逐書名非所為訓故但書出奔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然自滅鄫後侵魯者四可謂無忌憚矣宜其有溴梁之執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不得志於中國深恨十三年庸浦之役故為伐吳之舉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按左傳會于戚謀定衛也然衛侯何以出奔哉孫林父逐之也晉爲伯主不能討其罪反聽其立君又爲會以定其位可乎經具列諸國卿蓋曰此皆林父之儔耳悼公伯業衰盡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

聘可也報聘而尋盟焉非禮也不與盟于國而特會以尊外臣焉尤非禮也如國體何

劉夏逆王后于齊

逆王后禮宜卿往而公監劉夏官師也可輕逆國

毋乎特書以著失

桓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罪其失之苟簡

此書劉夏逆王后于齊罪其失之輕忽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衛衎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剽齊故加兵于魯公親往救而兵力不敵至遇而反可以知當日之魯矣

書齊侯非伸其伐目其人以示責也

莒人圍台季孫救之遂入鄆而不忌齊人圍成公親往救僅至遇而不能前蓋當時丘甸卒乘皆歸

之私家私家可整旅而公實不能卻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鄆

春秋凡帥師而城者書以示譏況二卿帥師以城成鄆乎且城成鄆在不能救成之後其計蓋亦晚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莒伐我東齊伐我北邾又伐我南魯何以自支哉此全重在責魯上邾人不足責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四顧郤慮之謀無輕遥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

悼公之伯業在服鄭而駕楚然使其徒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使其但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使其唯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

量處之斯其有君子之資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按左傳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則此實平公會諸侯之始也始會宜整紀綱令諸侯大夫有所稟守今特以一高厚故使大夫與之盟高厚逃歸諸大夫竟自爲盟視諸侯若贅旒然其何以令天下哉經文上書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下書戊寅大夫盟若兩截焉

者見政在大夫實自此盟始之也

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蓋受命而盟袁僑也今雖使盟高厚然高厚已逃大夫可自爲盟哉此間不容髮而所關於名分世故不小故特書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謂莒邾侵魯爲罪則不宜會會則不宜執執則宜歸之京師而晉皆失焉故書人稱執以歸以罪之

齊侯伐我北鄙

齊靈凡會不親唯合邾莒以侵魯今高厚逃邾莒

執乃益以怒焉親帥以加我故春秋目其人稱侯

稱伐以著其罪

夏公至自會

與晉平初會且以齊邾莒故非徒行者故書其至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按左傳許將從晉不果晉同諸大夫帥師爲伐鄭

伯以宿怨親行且君宜首敘故書法若此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一歲再伐矣而且圍邑也書著其惡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自強自立禦無道之齊乃乞憐于晉如此

恥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志其卒見已執而歸矣其子濟惡故他日又執也

宋人伐陳

陳侯逃鄬後不復與會楚鄭連年侵宋宋請晉伐

之蓋釋憾于陳春秋所不與也故書人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負芻負大惡於天下衛不能伐乃今所伐以孫蒯私怨重丘故將何用此大衆哉書帥師以伐衛罪著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分師以來圍我二邑抑何讐之深暴之甚也異日犯衆怒被同圍而幾亡其國其所自取哉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宗室亂國政宋何以失刑而使之奔也書出奔不獨罪華臣蓋深罪宋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乃父被執何爲子復濟惡耶

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曾幅員尚廣

而三面受伐非以政在大夫若病尫者然不能捍

衆邪之攻耶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狄也豈可以禮義接哉但因其來自知所儆戒以

禮義外之而已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執以伐曹故然彼以修聘來豈可執耶稱

人稱執行人晉罪著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又恶大衆來伐矣魯雖不敵然寧無犯衆怒耶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此本伐齊之師也緣犯衆怒齊集以圍之故書同圍齊耳

齊背盟主四年之中六伐我鄙四圍我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得罪於天下是以諸侯同心圍之若匪出于號召焉者此之謂公舉

不書伐而書同圍便見諸侯公舉以共圍伐有所
不必言也
此與鞌之戰略同春秋何不與彼戰而與此圍也
蓋鞌有似同而實異者鞌之戰晉雖爲魯衛而出
師其實大夫共逞其私憾今齊靈背棄盟好陵虐
神主以肆暴横於務小晉合諸侯問其罪蓋從衆
怒以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曰同圍齊以致予出
夫子之特筆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記其實耳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間鄭伯之出也乘其不備以興師是黷武之可惡者故書帥師爲伐以正其罪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從同圍齊來前目後凡以志其盟詞無褒貶

晉人執邾子

邾子濟惡宜執但執于既會且盟之後非伯討故貶而稱人

公至自伐齊

公原以伐齊出同圍出于衆怒耳故但書至自伐

齊

取邾田自漷水

取邾田自漷水者自漷水至我疆皆取之也從伯令疆我田挾伯勢併邾田且過取是爲不義之取直書以著罪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併取邾田故

㚔曹成公

負芻負大惡不宜㚔會德其同圍齊會㚔之故書志其失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逐君奔齊伯主不能討且與會伐經削晉獨書孫林父帥師伐齊蓋著其暴惡不臣之甚且不與伯主爲此師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志環卒不以怨廢禮也

齊靈無道溺嬖而禍其家是天報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當時攻伐多有乘人之喪以取利者士匄獨聞齊喪引師而退是爲知義者春秋予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賢大夫也志卒而其人自見

齊殺其大夫高厚

據高厚逃盟伐魯及平日所爲於國者宜殺但今所爲殺者實以其傅公子牙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召楚人伐其國是背叛之臣國人所共惡者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當如良霄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

怨不廢喪

城西郛

諸侯守在四境城西郛則四境可知矣書罪魯不自強徒興工役以疲民無爲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雖及晉平而魯猶懼齊故爲柯之盟以自固

城武城

魯畏齊甚城西郛以自守矣又爲柯盟以自固矣而猶城武城以爲保焉可謂守在四境乎書所以

著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魯自圍齊取邾田來莒不敢肆而魯亦不欲爲讐于與國也故有此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向強梗不赴盟會令以士匄不伐其喪且以國内多故居喪而赴會是晉有以感服之也君子猶取于斯盟

秋公至自會

以齊成故則此亦非徒行者故書至自會

仲孫速師師伐邾

據左傳此師雖以邾人驟至故然祝柯之盟執邾子而取其田魯亦甚矣又可復報乎書此以著魯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據左傳燮蓋善於謀國者蔡不能從反殺之故稱國以殺以累其上履燮之弟也燮殺非其罪履自宜奔然不宜即于夷故書出奔楚以罪履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弃其君之弟黃素不自檢爲二慶所逐而甘即於夷皆非也然黃陳侯母弟也而可令至于此乎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而陳君臣之罪自著矣

叔老如齊

魯數爲齊所陵然報之亦過今幸澶淵之盟也故修聘以解讐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魯自蕭魚以來連歲爲齊邾莒故不遑往來朝聘

之事至是始報向戍之聘蓋亦欲求援以自固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伐齊取邾田已遣季孫宿往今又親往可謂報德之唯謹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叛臣以其地來奔罪不足誅唯是利其土地而納其叛人則非中國之所宜為耳春秋責魯意為深或曰是時公在外季孫宿納之也然魯襄歸國後何不令其臣終出諸竟耶

叛人之奔必適讎國庶其來奔以南鄙之怨也然

魯於郲也再執其君矣取其田矣伐其國矣而今又納其叛人不亦甚乎

夏公至自晉

逾時而至書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之奔士匄不爲無助然據左傳云云則其家平日之稔積與今日之醜惡蓋亦有所自取矣且其出奔也必于楚將亦有所挾也終罹于死亡宜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不獨比年食又比月食雖天文度數難測哉然必有譴異之儆也謹載諸册

曹伯來朝

即位三年來朝此見天子之禮也當時皆以朝大國其朝者與受其朝者皆不以爲非禮是可歎已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據左傳此會爲錮欒氏也夫一欒氏故曷以動諸侯哉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

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會以晉欒盈故赴其會逾時而反失拜正之禮故書以著譏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爲錮一欒氏朞年之間再合諸侯士匄何讐之深淺之甚也晉平于是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

公至自會

朞年再會皆以晉錮欒氏故書至示譏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罪在寵近小人耳楚康不以正刑黜乃與其子圖殺之而轘其黨豈討有罪之義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也納庶其又納畀我魯于是乎無政矣

葬杞孝公

杞不卒不葬久矣杞孝公與晉平公母兄弟也晉重杞魯會其葬當時之邦交其皆世情哉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據傳二慶弃其君之弟致楚之討以陳叛爲國人

所殺其罪甚矣春秋乃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不與夷楚制中國且病陳侯不能自主殺非其罪故爲此累上之辭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奔楚誓滅二慶二慶殺則黃歸陳矣然黃不無所挾也書自楚歸于陳而黃之有挾及陳侯之不能主國與楚之專制人國其罪具不可掩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爲國所逐又爲國所錮知其非義有死而已不能死而思叛至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其罪豈可

勝誅但以公理案盈無弑父與君之大惡也逐之
去國則亦已矣何動天下之諸侯一會再會以深
錮之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其復入也晉有以激
之耳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未嘗一日忘十八年之役也晉錮欒盈不足以
服其心于是潛助以復入因舉師先伐衛遂伐晉
焉此雖晉所自取哉然齊莊不應若是之陵暴也
故春秋書齊侯以目其人書伐衛遂伐晉以甚其
罪

齊莊本意在伐晉特伐衛以先之耳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伐晉報十八年之役以魯故也魯可無救哉而況在盟主可無勇往以直前哉今次于雍榆則無取于此救矣故直書以著其失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莊子卒舍秩而立羯成之公鉏公鉏季武子子悼子兄也武子舍公鉏立悼子成之臧紇孟氏因惡臧紇於季孫季孫逐之以防求爲後於魯正是

此事

按左傳臧孫紇阿附季氏廢長立少自取奔亡然季氏自亂其家復亂人之家而蔽罪於臧孫紇遂之亦過矣書臧孫紇出奔邾其罪自見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從討賊之辭與鄭良霄同例

齊侯襲莒

齊憾莒十八年之役故襲之然乘人不備以掩取盜賊之爲也書著其罪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慰受齊師且伸致救之意

仲孫羯帥師侵齊

救齊無功故爲此師以報晉然實興于無故也故

書曰侵

夏楚子伐吳

楚向憾吳親晉故爲是師稱楚子者斥言其人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書日食既者三桓三年宣八年及此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去年襲莒與莒平矣今又帥師伐之何無信若此

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不獨比月食且比年比月食是爲大異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不書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春秋不與其救故但書伐鄭爵蔡陳許而首楚子見三國服役于楚亦楚子而已

矣

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合四國之君足以伐鄭而十二國之君又救鄭而無功此可觀夷夏之盛衰得失矣

公至自會

不能伐齊又不能救鄭故但書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宜咎以慶氏之黨逐宜咎黨慶氏陳窮治慶氏黨胥失之矣

叔孫豹如京師

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郟叔孫豹如京師聘且賀城夫亦城郟之意乎不然不往也書以罪魯

大饑

民有殍曰大饑是年僅大水耳而大饑無凶荒之備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上年仲孫羯之役也雖齊之無禮亦魯所自取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罪不容誅獨怪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
又躬往巨室淫亂不君致杼之弑耳此足爲世鑒
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小邾子于夷儀

此會本以伐齊也聞齊有弑君之賊不能討以定
其亂反受賂而許其成何以宗諸侯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閒鄭合陳蔡許以爲伐今歲復
會于夷儀鄭慮楚復來先帥師于陳以奪其心是

則然矣然國不爲備以待人之侵乃先慮其來以入人之國非禮也故春秋書入以示貶

自來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然何如勿入人國之尤爲有禮哉不得以此從末減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號召伐齊而會重受齊賂而盟是盟盟莫有不善於此者故但書諸侯同盟罪晉亦齊也罪諸侯皆齊與晉也

公至自會

至自會有與有榮者有與有辱者此與有辱者也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蔑其家卿失國出奔然其實無大罪于國也有歸道焉故書入于夷儀而不名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强甚大夫帥師能滅人國此春秋所特惡者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即戎幾年于茲晉置不問夷儀之會陳從楚師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則鄭亦有所不堪矣故帥師以稱伐獻捷于晉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報二十四年之役親往爭強于楚爲楚所殪其自取也然楚不以戰勝啓門以誘其入射而殪之可謂義乎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衎立剽而事之已十餘年名義一定不可復易而況于弑乎殖之命其子悖也喜不能諫父于未逐衎之先乃承命于已立剽之後則今日之弑雖欲辭可得乎

衛衎與剽與鄭忽與突頗相似然鄭忽但書世子突前後皆稱鄭伯即突入櫟與在鄭故都同是鄭

止一君也衎出奔雖不書剽立然于此書弑其君剽後又書衛侯衎復歸于衛要見衎未歸衛時凡國有盟會征伐皆剽之所主也衛當是時蓋實有二君矣學者但從衛侯出奔齊至衛衎復歸于衛逐一細看則中間二君之出處自有分別耳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土背君曰叛孫林父逐一君立一君若奕棊然令所立者被弑所逐者復入林父以戚而如晉可勝誅乎故春秋不與其如晉但書入于戚以叛以明正其惡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之奔也不名未絶于衛猶有望也及待弒剽以歸猶夫人耳雖曰歸居其所然實不足以君國故特名之此可見春秋抑揚予奪之意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以戚如晉晉人以兵戍之衛人伐戚殺晉戍晉不自反將會諸侯以討衛故使荀吳來聘非禮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是會也晉趙武合諸國大夫疆戚田取衛西鄙六

十以與孫氏且執衛侯黨叛助逆莫此爲甚故春秋於晉宋曹大夫各書人唯鄭良霄書名者以子產新得政鄭伯爲衛侯如晉故也其辨析甚精

家氏曰晉平之爲此會率天下之爲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令林父據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用以益林父平固至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嘆也

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與會者唯四國之大夫耳

魯君為季氏所驅而出則季氏之惡又過於趙武
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極明白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身負大惡可執也趙武不討其弑君之罪討
其伐戚殺晉戍故稱人以執以罪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男卒于楚似可憫也然欲報鄭十六年之役而
請諸楚曰師不興孤不歸也則亦無足惜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楚以許故約蔡陳伐鄭蓋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雖曰目其人以示貶然亦病晉霸之衰乎

楚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汪氏曰自齊人滕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征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侯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狥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夷蠻貊莫辨而諸侯俛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于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豈足以知天下之大勢哉

隱桓之際天子無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持之

陳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此與夷吾殺里克同故不以討賊書以殺非其罪書蓋里克甯喜之罪不必言也所病者二君之失刑耳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此與陳侯之弟黄出奔楚書法同皆罪其君之不

能安其弟也然黄以專爲二慶所逐而其奔也又如楚而自理後藉楚以歸陳其人無足取者鱄始也曲承母命以徇兄既見君失信刑而逺去終不立人之朝以昭君之失是有合於春秋之義者美惡不嫌同辭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再言宋者矜時會而今始盟也稱諸侯之大夫雖曰先目後凡然實傷晉楚之同主此盟且楚人爭先大失華夷之體故於其會也先趙武次屈建而於其盟也曰諸侯之大夫字字皆有深意

說者謂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會十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非也汪氏曰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荀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况魯師師以取鄆晉師師以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爲弭兵也哉此斷得極是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自正月至三月爲春在夏時則十一月十二月正

月也此三月內無冰則豳風所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皆無所取無所用而周官凌人之職廢矣故特書曰春無冰以著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書名所以著罪也

邾子來朝

自執君取田後務甚矣故來修時事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公將爲宋之盟故如楚先使鵴告晉是時俛首兩事亦難爲國哉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杼之黨也爲倖臣盧蒲癸等所逐而來奔來奔者其罪著矣而魯受其奔可乎故書以示譏

十有一月公如楚

桓文既没夷狄熾而中夏微魯以望國且朝楚而況其他乎春秋書此有深悼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諸侯初知有晉今知有楚而

已矣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朝夷楚之君失朝正之禮是可悼矣且其在楚也止送楚子之喪在四月而其將歸也又以季氏取卞故而不敢入焉苟非式微之賦不將終于楚而已乎此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後書夏五月公至自楚讀者必爲魯三嘆息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以一朝楚故不能即歸而其中更有不可言者故

但書至自楚以爲辭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春秋未有書閽弑者閽弑止此一人邇怨近刑人未有能免者此可爲萬世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杞曷爲城哉晉平杞出也故爲母城杞也當此盛夏時合天下之大夫動大衆以修其私親之城郭豈救災恤患之舉出於勢不得已者乎其心私其

事甚悖故春秋列十有一國之大夫書曰城杞以著其失

闕伯主有城夷儀者矣有城楚丘者矣有城緣陵者矣未聞城杞以為其私親者宋之盟楚爭先晉宜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故且言杞田陋哉

杞子來盟

觀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則知其為田故矣晉治杞田非出于公義會歸杞田非出于誠心

故杞子親來要結之耳賤之故稱子

杞前後皆稱伯此稱子似爲春秋貶之然史有闕有訛或未必非一字之錯也

吳子使札來聘

此書法本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同讀春秋者但平心易氣隨夫子書法到面前先看當日之所使聘者何事其所以使聘者何心然後看所使聘者何人如此條所書要見當時晉楚交主夏盟晉楚之從者交相見也而一不及吳且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吳子伐楚爲楚所戕以

是吳子使札來通魯聘致其殷勤此雖爲國結援計然其以禮來亦有可取者故春秋進而稱子若楚之子秦之伯焉其稱札也亦若楚之椒秦之術焉蓋此以使事論而非以人品論也若以人品論公族之賢非蔡季公子哀魯叔肸其人乎然一則因其歸也書蔡季自陳歸于蔡耳一則因其來也書公子哀來奔耳一則因其卒也書公弟叔肸卒耳倘使此三子者生于楚秦吳之國而來聘亦未有不書其名者何獨於札之來聘書名謂夫子之特致其貶耶且此條正意在吳子使聘上撇去正

意獨罪札之一字恐非夫子當日書法之旨敢問

高明

不問天王使來歸賵是否止罪一咺不問吳子使

聘是否專罪一札此等讀春秋朱子所謂以義理

爲穿鑿者也

若要罪札遜國致禍之非當發揮在吳弒其君僚

下不宜書在此條

秋七月楚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左傳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然有

君在也公孫蠆公孫竈可得專放其大夫乎書曰
出奔蓋交罪之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朝楚踰年而歸麇新即位遣使來聘儼然若桓
文之所行于列國者而春秋書法亦與齊晉書法
同蓋甚傷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世子般罪不容誅然景通子妻能無召子禍乎蔡

本中國自厥貉從楚至今餘七十年染于商臣之習無疑也由此以觀習俗移人此理勢之所必然者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此記事以著其賢者春秋撥亂秉禮書之于冊不獨風厲婦節使凡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

宋之臣子安在初不知備後不知救至此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按左傳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

景王聽尹言多等殺之可謂親親之仁乎殺非其罪故特書天王殺其弟以爲萬世不相容者之戒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明爲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

按吳氏云云瑕即景王之子也瑕何不利其父之立而黨括欲立佞夫耶左傳載尹言多等殺佞夫

括瑕廖奔晉瑕與括與廖同書未必景王子也或佞夫母弟亦可稱王子耳存以俟考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執禮而死魯使卿共葬事蓋重其志節以爲世表也不嫌過禮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之出公孫黑不能無罪然迹霄所爲自有喪身亡家之道且既亡尚不知省自許伐君大亂其國豈世之所容哉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盖明著其事正以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逾三時而賊未討何以書葬蔡人從夷蓋不以討賊爲事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特書也宋災何以望人之助鄰國即有恤助者亦自歸之耳何得哄然爲會若村社斂分爲劇者乎而況有慳不肯歸者乎此會散而無統故皆書人而又特著其故蓋深鄙此會之非國體也自有會以來未有若此之非禮者會本不足貴今

且併此會禮盡廢棄之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往楚不知愧赧歸楚不修德政反效其宮制勞民傷財爲之而曰安樂于斯焉固宜其卒于斯歟書譏其不得正也

廬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

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〻君命不行於下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怕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于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以過毀卒書蓋愈於不知喪者矣

野已立故〻子然胡女敬歸出非夫人之子也故

書名與前書子般卒同此春秋之謹嚴處

己亥仲孫貜卒

貜雖與會盟征伐然較之城費城防城成郛入鄆作三軍者大不同書卒使覽者𠂆別其賢否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雖伯主未有君親會葬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會葬于楚亦出于不得已耳滕固微弱躬來會葬亦魯非禮也故特志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書莒人弒其君可以爲國君暴虐者戒

此宜信經莒人弒之文、宜信傳罪展輿之弒但展輿既廢于父而立于國人則宜討弒父之賊不討賊是其罪也